



No. C2003032

2003-12

## 政府保护的动机与效果

### ——一个实证分析

平新乔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No. C2003032

2003年12月17日

E-mail: [xqping@ccer.pku.edu.cn](mailto:xqping@ccer.pku.edu.cn)

电话：62854798

# 政府保护的动机与效果——一个实证分析

## 一、 引言

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经济的保护,是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A.Young(2000年)认为,1978年至1997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只不过是 将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转化为多个地方政府统治的经济,由于地方政府会对利润边际高的产业施加行政的与经济上的保护措施,这会导致各地区产业趋同,生产能力过剩,比较优势丧失,从而产生新的扭曲。B.Naughton(1999年)则认为,在过去20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经济总的说是在走向市场一体化,地方财政分权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区之间的竞争是有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的。

白重恩(Bai)等(2003年)运用Hoover区域化系数,估算了中国在1985年至1999年地区专业化分工演进的趋势,用事实支持了Naughton关于中国正在走向统一市场的结论。同时,白重恩等的论文也指出,作为度量地方政府保护的一个间接量纲,国有经济在地方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反映地方政府对本地经济的保护程度。并且,他们的论文也提供了国有经济比重与地区专业化程度负相关的证据。

一般来说,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总是会保护本国经济或本地经济的。只是在中国的体制背景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其对本地经济的保护,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实施的:一是在产权上通过国有资本对经济实行控制,这种控制从根本上保护了地方政府的税基与其它岁入的来源,也可使地方经济在相当程度上避开外来企业与贸易竞争对手的压力。二是在市场机制上限制自由进入与退出,通过行政的与非行政的手段,对外来物资流动、劳动力流动与资本流动设置壁垒。不过,在中国,政府在产权交易上设置的壁垒,较之在市场机制上设置的壁垒,是更为根本的。这是因为,第一,政府通过国有资产对经济实行控制,可以直接实现国家行政垄断,而由国家行政垄断形式实现的保护,在后果上会更甚于一般贸易上的保护政策;第二,政府借助于在产权上的垄断或控制权,会在交易过程中限制进入,从而在市场结构上阻碍有效的统一市场的形成。

本项研究所侧重的就是政府以国有资产控制方式所体现的产业保护。我所关

注的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政府在产业上对国有经济实施保护的动机是什么？无论是 A.Young 的论文还是 Bai 等人的实证研究，都指出政府保护的动机是为了获取那些利润 - 税收边际高的产业所带来的丰厚利税，但 Young 只是提供了大量的媒体（中国传媒）上的报道，而并没有给出系统的计量检验来证实政府保护确实存在于高利润 - 税收边际的产业。Bai 等人的研究给出了高利润 - 税收的度量，但他们的研究是将高利润 - 税收边际作为“专门化程度”（Hoover 区域化系数）的一个决定变量。尽管高利润 - 税收边际在他们的实证结果中与“专门化程度”呈现出负的相关关系（这间接显示出地方政府在高利润 - 税收边际的产业加强了保护），但“高利润 - 税收边际”是否加强了地方政府对这些产业的保护？这仍需要给出直接的检验。本文在这方面提供了新的证据。

二是政府保护的效应分析。政府保护的效应不外乎是：是否保护了在位者？是否排斥了有效率的进入者？即政府保护效应大体可分为效率效应与市场结构效应。政府保护是否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比如降低了资本利润率、劳动生产率或别的效率指标？政府保护是否限制了市场进入？本文在这些方面，也作了若干尝试，提供了关于政府保护效应的新的证据。这些证据会显示，政府保护，对在位企业来说，总的讲是有利的；但政府保护的确加强了垄断势力，阻止了新的进入者。

在下面的行文里，第二节会给出备检验的理论假说与变量指标说明；第三节给出全行业一般的计量实证结果，并分析产业比较政府保护的动机与效应。我们会发现，在中国，政府对产业的保护的动机与效应，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存在者一些有意思的差别，重视这些差异，可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政府国有资本在若干产业里退出或转移的趋势。最后，在第四节，我们会总结全文，并指出以后的研究方向。

## 二、 理论假说、数据与变量选择

### 2.1 理论假说

按 A.Young（2000 年）与 Bai 等人（2003 年）的讨论，政府保护，尤其是地方政府对本地经济的保护，是侧重在高利润 - 税收边际的产业。而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一个产业，如果其劳动的边际产值（ $MPV_L$ ）比较高，或资本的边际产值（ $MPV_K$ ）比较高，如果生产过程与要素流动是自由的，则这种产业比较优势就会逐渐减弱。但是，若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权上实施国有资本垄断，则这些产业内的生产要素高边际产值便会转化为国有资本的利得。从而，我们有

以下假说：

**假说 1：**若一个产业内的劳动的边际产值 ( $MPV_L$ ) 越是高，或资本的边际产值 ( $MPV_K$ ) 越是高，则政府便越有动力对这个产业通过国有资本控制来实施垄断。

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以国有资本垄断方式所实行的保护，一定会限制要素的自由流动，并且，首当其冲的，是对外资（包括台资与港澳资本）的流入实现限制，因此，我们有假说 2。

**假说 2：**政府通过国有资产垄断控制（无论是以资本控制方式，还是以劳动利控制或销售量控制的方式出现）程度越是高，则外资与私人资本的进入程度必定越低。

由于政府限制私人资本（尤其是外资）流入、政府控制劳动力就业、政府控制商品交易，最终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我们有假说 3。

**假说 3：**政府以国有资本控制方式对资本、劳动就业与商品货物交易的垄断程度越是高，则资源配置的平均效率便越低。

当然，政府保护政策应该有受惠者，这便是受保护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因此，我们有假说 4。

**假说 4：**地方政府对商品交易的控制越强，则在位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便越有利。

## 2.2 数据

我们运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的普查数据（普查时点为 2001 年 12 月 31 日）来分析政府通过资本控制方式所实施的产业保护的动机与效果。这次普查包括了 302.27 万个法人单位，覆盖了中国全部 427 个子产业（它们分属于 14 个大产业）。如表一所示，截止 2001 年底，按产业划分，国家资本在法

人实收资本中的比率是差异很大的。在垄断性强的产业，国家资本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其中，在地质勘查与水利管理业，国家资本/实收资本的比率达 78% 之上，其次为金融保险业，这一比率达 74.85%，以下依次为交通运输、仓储与电信业（达 70.9%）、采掘业（70.58%）、卫生、体育与社会福利业（达 64.45%）、教育、文化及广电业（59.93%）、电力、煤气及水业（达 57.08%）。显而易见，在这些非竞争性的产业或自然垄断产业里，国家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比率仍在 60% 至 70% 左右。

表一：分行业的资本构成

	人均销售收入 (千元)	人均资本(千元)	国家资本/实收 资本%	集体资本/实收 资本%	公有资本/实收 资本%
农、林、牧、渔业	31.00034332	31.05802262	37.0750397	16.96019452	54.03523422
采掘业	71.79392838	50.8675141	70.58871717	6.972020199	77.56073737
制造业	127.0341432	54.50534109	28.2858091	10.3804948	38.6663039
电力、煤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	279.3902559	200.94328	57.08452817	3.520580609	60.60510878
建筑业	72.99866688	30.63764505	36.73984218	18.44898543	55.18882761
地质勘查业、水利 管理业	84.02387228	116.470863	78.21498611	1.361738596	79.57672471
交通运输、仓储及 邮电通信业	158.9833788	183.0058449	70.90926962	2.318421809	73.22769143
批发和零售贸易、 餐饮业	311.2159823	71.16966445	32.92617743	13.20895123	46.13512866
金融、保险业	411.0084925	388.6899032	74.85473035	5.05007577	79.90480612
房地产业	263.7474143	375.9250528	21.87554007	7.750450444	29.62599052
社会服务业	83.95265405	125.269014	31.32376312	8.065904637	39.38966776
卫生、体育和社会 福利业	65.15374572	118.0959095	65.45332187	5.529396315	70.98271819
教育、文化艺术及 广播电影电视业	128.7813466	108.4727828	59.92887322	6.577226735	66.50609996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 术服务业	105.3004425	151.3215011	40.85359768	4.693908325	45.54750601
平均数	146.5539	82.75458	44.2903	8.7721	53.0623

我们将各个产业中的全部资本分为三个子类 (a) 国家直接控股企业的资本；(b) 国家间接控股企业的资本；(c) 其它企业的资本。表二给出了分地区的

$\frac{a}{(a+b+c)}$ 、 $\frac{b}{(a+b+c)}$ 与 $\frac{(a+b)}{(a+b+c)}$ 三个比率的现状描述。我们发现，在所有

产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家直接控股企业的资本占到 52.8%，国家间接控投的企业的资本只占 3.46%，两者相加，国家控股企业的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平均比率达 56.27%。

表二：分行业的国有控股概况

	国有绝对控股资本 对实收资本比率 %	国有相对控股资本 对实收资本比率 %	国有控股资本 对实收资本比率 %
农、林、牧、渔业	38.52268728	3.156429433	41.67911671
采掘业	78.6322033	2.336416343	80.96861964
制造业	36.35124176	4.522854821	40.87409658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77.96252786	3.776211596	81.73873945
建筑业	44.21614759	2.377716552	46.59386414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91.50289414	0.251374942	91.75426908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81.59757019	2.063592378	83.66116257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39.33483222	3.064137892	42.39897011
金融、保险业	82.71289147	3.180145926	85.89303739
房地产业	26.63164226	4.276444241	30.9080865
社会服务业	36.43272326	3.632854678	40.06557794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68.21254647	1.842978115	70.05552458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67.84047426	2.768880605	70.60935487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49.05833556	4.122616967	53.18095252
平均数	52.8077	3.4609	56.2686

分部门来看，在地质、水利业中，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占该行业总资本的比

率高达 91.75%，依次为金融保险业（达 85.89%）、电力与公用事业（达 81.74%）。即使是在农、林、牧、渔业、制造业与社会服务业这一类竞争性行业中，国家通过控股方式，使控股企业的资本占本行业总资本的比率也都超过了 40%。

政府通过对国有资本实行产权控制，既是保护的实现方式，又是实行地方保护政策的物质基础，因为国有经济是地方政府最容易掌握的经济命脉。即使近年来在“抓大放小”的方针下出卖或改制了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但我们仍看到，全部行业中一半以上的资产仍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而国有垄断经济的必然趋势之一，便是实行保护，限制竞争。

由于这个普查数据还提供了各个产业中全部法人单位的劳动力、产值、销售额、利用外资等信息，这样，我们便可通过估算生产函数的有关参数值而获得关于生产要素（L，K）的边际产值、规模报酬、劳动生产率、资本利润率、外资与私人资本进入程度等方面的信息，从而进一步估算政府保护的物质利益动机与保护政策的效应。

## 2.3 变量选择

### ● 资本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 $MP_L$ 与 $MP_K$ ）

我们假设全部产业的投入 - 产出过程服从 Cobb - Douglass 生产函数：

$$Y_i = AK_i^\alpha L_i^\beta \quad (i=1, 2, \dots, 427) \quad (1)$$

这里，下脚标  $i$  表示第  $i$  个产业。通过对（1）式中所含的参数  $\alpha$  与  $\beta$  进行估算，我们可得资本边际生产率（ $MP_K$ ） $_i$  与劳动边际生产率（ $MP_L$ ） $_i$ ：

$$(MP_K)_i = \frac{\partial Y_i}{\partial K_i} = \alpha_j \frac{Y_i}{K_i} \quad (2)$$

$$(MP_L)_i = \frac{\partial Y_i}{\partial L_i} = \beta_j \frac{Y_i}{L_i} \quad (3)$$

同理，若让 427 个子产业归属几个大产业（比如矿产业、制造业、公用事业、服务业），则大产业  $j$  中的子产业  $i$  的生产函数形式为：

$$Y_{ji} = AK_{ji}^{\alpha_j} L_{ji}^{\beta_j} \quad (j=1, 2, \dots, 14) \quad (4)$$

相应地，大产业中子产业的资本边际生产率  $(MP_K)_{ji}$  与劳动边际生产率  $(MP_L)_{ji}$  可以写为：

$$(MP_K)_{ji} = \frac{\partial Y_{ji}}{\partial K_{ji}} = \alpha \frac{Y_{ji}}{K_{ji}} \quad (5)$$

$$(MP_L)_{ji} = \frac{\partial Y_{ji}}{\partial L_{ji}} = \beta \frac{Y_{ji}}{L_{ji}} \quad (6)$$

按假说 1，如果  $(MP_K)_i$  或  $(MP_L)_i$  (或  $(MP_K)_{ji}$   $(MP_L)_{ji}$ ) 越是高，则  $i$  部门 (或  $ji$  部门) 的国有资本控制制度或垄断程度便越高。

### ● 规模 (scale) 与规模报酬 (return to scale)

由于在普查资料中包含行业总就业人数与“企业实收资本”，这样，我们就有两个关于企业规模的度量：

(1)  $scale\_L$  = 就业人员数/法人单位数，这是每个企业拥有的平均就业量；

(2)  $scale\_K$  = 企业实收资本/法人单位数，这是每个企业拥有的平均资本量。

“规模报酬”的定义很简单，将对生产函数中的参数  $\alpha$  与  $\beta$  的估算值之和再减去 1，就可得：

$$\text{规模报酬 (RTS)} = (\alpha + \beta - 1) Y$$

### ● 政府保护 (控制) 力度

从普查数据中，我们可以找出五个关于 (控制) 力度的量纲：

(1) 某行业  $i$  中，国家绝对控股企业<sup>1</sup>数占该行业全部企业数的比率 (Con\_FN)；

---

<sup>1</sup> “国家绝对控股企业”是指国家资本占企业总资本 50% 以上的企业；“国家相对控股企业”是指国家资本占企业总资本之比率不足 50% 的企业。



(2) 某行业  $i$  中, 国家绝对控股企业的就业人数占该行业全部就业人数的比率 (Con\_L);

(3) 某行业  $i$  中, 国家绝对控股企业的实收资本量占该行业实收资本总量的比率 (Con\_K);

(4) 某行业  $i$  中, 国家绝对控股企业的销售收入占该行业销售总收入的比率 (Con\_S);

(5) 某行业  $i$  中, 国家绝对控股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总收入的比率 (Con\_MS)。

● 政府保护 (控制) 的效应度量。

我们定义以下八个关于“保护 (控制) 政策的效应”变量:

(1) 人均销售收入:  $y = \frac{Y}{L}$

(2) 人均主营业务收入:  $per\_MI$

(3) 人均资本:  $per\_K$

(4) 人均销售量:  $per\_S$

(5) 外资与私人资本进入度:  $pri\_K$ , (外资 + 私人资本) / 企业实收资本;

(6) 每单位资本利润 (超额利润):  $aveprof$ , 规模报酬 / 企业实收资本;

(7) 每单位资本产值:  $aveI\_K$

(8) 每单位资本主营收入:  $aveMS\_K$

### 三、 回归结果

由于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是一个时点上 (2001 年 12 月 31 日) 的

横截面数据，数据本身难以反映动态性。因此，当我们同时估算政府对产业  $i$  的保护（控制）程度与该产业的高回报（ $MP_K$  与  $MP_L$ ）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政府干预、保护（控制）程度所产生的效应时，可能会发生内生性。为了尽可能降低内生性所产生的估算偏差，我们用企业规模变量（ $scale\_L$  与  $scale\_K$ ，以及人均资本  $per\_K$ ）为工具变量，运用联立方程组估算程序，对估算模型做了回归。

整个计算回归过程分三个模块：

(1) 对生产函数  $Y_i = AK_i^\alpha L_i^\beta$  ( $i=1, 2, \dots, 427$ ) 进行回归，估算出  $\hat{\alpha}$  与  $\hat{\beta}$ ，并且估算  $MP_K$  与  $MP_L$  的决定方程：

$$MP_K = f(scale\_K, scale\_L)$$

$$MP_L = f(per\_K, per\_S) \quad (7)$$

(2) 关于政府保护（控制）程度的决定模型：

$$\begin{aligned} Con\_K &= f(MP_K, MP_L, per\_K, aveMS\_K) \\ Con\_L &= f(MP_K, MP_L, per\_K, aveMS\_K) \\ Con\_S &= f(MP_K, MP_L, per\_K, aveMS\_K) \end{aligned} \quad (8)$$

(3) 关于政府保护（控制）政策的效应模型：

$$\begin{aligned} aveprof &= f(Con\_K, Con\_L, Con\_S) \\ pri\_K &= f(Con\_K, Con\_L, Con\_S) \\ per\_S &= f(Con\_K, Con\_L, Con\_S) \\ per\_MI &= f(Con\_K, Con\_L, Con\_S) \\ aveI\_K &= f(Con\_K, Con\_L, Con\_S) \\ aveMS\_K &= f(Con\_K, Con\_L, Con\_S) \end{aligned} \quad (9)$$

我们分别用 OLS 与联立方程组 (Syslin) 程序对上述三组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基本上支持我们在第二节中提出的四个理论假说。

### 3.1 递增的规模报酬、资本边际生产率与劳动边际生产率

运用 427 个产业的数据所估算的生产函数如下：

$$\ln Y = 0.75605(\ln K) + 0.35679(\ln L)$$

$$(0.02790) \quad (0.03815)$$

$$(R^2 = 0.9989, F = 122012, P < 0.0001)$$

由于  $\hat{\alpha} + \hat{\beta} > 1$ ，说明中国经济是规模报酬递增。而这种递增的规模报酬所产生的高利润 - 税收边际，才导致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追逐，引起一系列政府保护与控制措施的出台。

从  $\alpha$  与  $\beta$  的估算值  $\hat{\alpha}$  与  $\hat{\beta}$ ，由公式 (2) 与 (3)，立即可以估算资本边际生产率 ( $MP_k$ ) 的决定方程 (7)。回归结果列入表三。

表三：MP<sub>k</sub> 的决定

	OLS	Syslin
变量	系数估计值	系数估计值
截距	0.99598*** (0.05323)	0.995982*** (0.053228)
<i>scale_K</i>	-5.2E-6*** (1.55E-6)	-5.2E-6*** (1.55E-6)
<i>scale_L</i>	0.00088054*** (0.00037143)	0.000881*** (0.00371)
<i>per_K</i>	-0.00084017*** (0.00011491)	-0.00084*** (0.000115)
<i>per_S</i>	0.00332*** (0.00020394)	0.00321*** (0.00204)
$R^2 = 0.4019, F = 71.05, P < 0.0001$		

注：\*\*\*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资本边际生产率 ( $MP_k$ ) 与企业资本规模扩张 (*scale\_K*) 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与企业劳动力规模扩张 (*scale\_L*) 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是一致的。 $MP_k$  当然也会与人均资本量 (*per\_K*) 的上升呈相反关系，而与人均销售收入  $y$  的变化同向。并且，联立方程组回归结果与 OLS 回归结果相当一致。

### 3.2 政府保护（控制）政策的动机

这是本项研究的核心贡献。表四揭示，无论是政府国有资产对产业总资产的控制（Con\_K），还是国有资产绝对控股企业所控制的就业人数对总就业的比重（Con\_L），还是政府国有资产所控制的产业销售额的比重（Con\_S），都非常显著（在1%水平上）地与对应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 $MP_L$ ）正相关。而且，这一结论在 OLS 与 Syslin 回归过程中是高度一致的。

不过，Con\_S 不仅与  $MP_L$  显著正相关，而且也与  $MP_K$  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Con\_S 所表示的国有资本对市场销售额的控制，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较高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而且也为了获得较高的资本回报率。

由于 Con\_L 表示政府对劳动的控制力度，Con\_K 表示政府对资本的这类要素的控制力度，表四说明，人均资本（ $per_K$ ）与单位资本主营业收入（ $aveMS_K$ ）都与政府对资本与劳动的控制度量相反关系，说明政府对资本与劳动市场的保护并不是着眼于资本的平均收入，而是着眼于边际劳动生产率。

但 Con\_S 则不同，它实质上表示的是政府对产品市场的垄断程度。产品市场上垄断程度的上升，其动因是实现全要素的高回报率。这一点，实质上提供了关于政府控制（保护）力的动机的证据。

表四：政府保护（控制）政策的动机

表四：(A)

因变量：	自变量	OLS	Syslin
		系数估计值	系数估计值
Con_K	截距	0.46446*** (0.02282)	0.464459*** (0.022816)
	MPk	0.06059 (0.16923)	0.0605587 (0.169229)
	$MP_L$	0.00173*** (0.00023932)	0.001729*** (0.000239)
	$per_K$	-0.00000649 (0.00003779)	-0.00000639 (0.000038)

	<i>aveMS_K</i>	-0.12807 (0.12785)	-0.12807 (0.127852)
$R^2 = 0.1784$ , $F = 22.97$ , $P < 0.0001$		$R^2 = 0.17842$ , $F = 22.97$ , $P < 0.0001$	

表四:(B)

因变量： Con_L	自变量	OLS	Syslin
		系数估计值	系数估计值
	截距	0.46145*** (0.02344)	0.461454*** (0.023441)
	MP <sub>k</sub>	0.17650 (0.17386)	0.176502 (0.173862)
	MP <sub>L</sub>	0.00161*** (0.00024587)	0.001613*** (0.000246)
	<i>per_K</i>	-0.00004840 (0.00003883)	-0.00005 (0.000039)
	<i>aveMS_K</i>	-0.021990* (0.13135)	-0.21990* (0.131352)
$R^2 = 0.1543$ , $F = 19.29$ , $P < 0.0001$		$R^2 = 0.15430$ , $F = 19.29$ , $P < 0.0001$	

表四:(C)

因变量： Con_K	自变量	OLS	Syslin
		系数估计值	系数估计值
	截距	0.40779*** (0.02438)	0.407792*** (0.24375)
	MP <sub>k</sub>	0.33563** (0.18079)	0.355630** (0.180793)
	MP <sub>L</sub>	0.00185*** (0.00025568)	0.001848*** (0.000256)
	<i>per_K</i>	-0.00006406 (0.00004037)	-0.00006 (0.000040)
	<i>aveMS_K</i>	-0.34610*** (0.13659)	-0.34610*** (0.136589)
$R^2 = 0.1658$ , $F = 21.01$ , $P < 0.0001$		$R^2 = 0.16578$ , $F = 21.02$ , $P < 0.0001$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 3.3 政府控制（保护）的效应分析

表五与表六是关于政府控制（保护）产业的对应数据，它显示：

第一、政府对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三种控制（ $Con\_L$ ， $Con\_K$ ， $Con\_S$ ），会直接限制外资与私人资本（ $pri\_K$ ）的进入。在表五第 2 列与表六第 2 列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pri\_K$ ”与“ $Con\_L$ ”、“ $Con\_K$ ”、“ $Con\_S$ ”显著地呈负相关关系。这是政府保护在市场结构上的效应：在资本市场上，政府保护与控制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便会挤出 0.5 个百分点的外资与私人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政府如把控制力上提一个百分点，这也会让私人资本与外资退缩，这反映了政府对劳动市场的干预对外资产生的负担；在产品市场上，政府提高控制力度意味着垄断程度的上升，这也会限制私人资本与外资的进入。

第二、政府控制程度（ $Con\_L$ ， $Con\_K$ ， $Con\_S$ ）的提高，对人均产值（ $per\_s$ ）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政府若提高对劳动市场的控制度（ $Con\_L$ ），会降低人均产值（在 1%水平上显著），这反映了政府对劳动市场的干预、控制与保护，实质上是在承担劳动人员的社会福利重负，这会降低劳动生产率。但另一方面，政府对产业市场控制力的提高（“ $Con\_S$ ”上升），则会提高人均产值，这是政府垄断对在位国有企业的正向的保护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一反一正的效应，按联立方程回归程序中也是成立的（见表六第 3 列）。

第三、政府干预与控制（ $Con\_L$ ， $Con\_K$ ， $Con\_S$ ）对人均主营业务收入（ $per\_MI$ ）的效应，同样是负的效率效应与正的垄断效应同时并存。

第四、政府干预、控制（ $Con\_L$ ， $Con\_K$ ， $Con\_S$ ）对单位资本的超额利润（ $aveprof$ ）的效应同样是二重的：一方面，从效率的角度，提高政府干预不好（控制）力度，而会使单位资本的超额利润率下跌，无论  $Con\_L$  是提高，还是  $Con\_K$  上升，都会使  $aveprof$  显著下降。另一方面，“ $Con\_S$ ”上升，即产品市场上政府控制力上升会让在位的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这便是政府保护的垄断效应。无论是 OLS 结果，还是 Syslin 结果，这种二重效应都是显著的。

第五、政府保护（控制）对单位资本产值（ $aveI\_K$ ）与单位资本主营业收

入 ( $aveMS - K$ ) 的效应, 同样呈现出负向的效率效应与正向的垄断效应。(见表五、表六第 5、6 列)。

表五：政府控制（保护）的效应（OLS 模型）

变量	<i>pri_K</i> (外资与私人资本进入度)	<i>per_S</i> (人均产值)	<i>per_MI</i> (人均主营业务收入)	<i>aveprof</i> (单位资本超额回报)	<i>aveI_K</i> (单位资本产值)	<i>aveMS_K</i> (单位资本主营业务收入)
截距	0.61785*** (0.00873)	96.71633*** (16.40110)	98.62121*** (14.77025)	0.25152*** (0.01179)	2.27395*** (0.10793)	2.35415*** (0.11032)
Con_L	-0.09675* (.05268)	-365.30533*** (98.92946)	-340.49463*** (89.09240)	-0.30703*** (0.07110)	-2.75617*** (0.65102)	-2.87377*** (0.66545)
Con_K	-0.51207*** (0.05015)	126.43995 (94.18057)	99.55837 (84.81571)	-0.17002** (0.06768)	-1.43417** (0.61977)	-1.59138** (0.63350)
Con_S	-0.08527 (0.05238)	407.28742*** (98.37974)	380.96557*** (88.59734)	0.38346*** (0.07070)	3.28560*** (0.64740)	-3.58912*** (0.66175)
	R <sup>2</sup> = 0.7848 F = 515.41 P<0.0001	R <sup>2</sup> = 0.1090 F = 17.30 P<0.0001	R <sup>2</sup> = 0.1041 F = 16.43 P<0.0001	R <sup>2</sup> = 0.0923 F = 14.37 P<0.0001	R <sup>2</sup> = 0.0889 F = 13.79 P<0.0001	R <sup>2</sup> = 0.09243 F = 10.77 P<0.0001



表六：政府控制（保护）的效应（Syslin 模型）

变量	<i>pri_K</i> (外资与私人资本进入度)	<i>per_S</i> (人均产值)	<i>per_MI</i> (人均主营业务收入)	<i>aveprof</i> (单位资本超额回报)	<i>aveI_K</i> (单位资本产值)	<i>aveMS_K</i> (单位资本主营业务收入)
截距	0.619956*** (0.008790)	97.73392*** (16.47665)	100.1597*** (14.82296)	0.251094*** (0.011907)	2.271983*** (0.109040)	2.350183*** (0.111450)
Con_L	-0.10460** (0.052725)	-372.171*** (99.48427)	-350.875*** (89.49944)	-0.30545*** (0.071423)	-2.74884*** (0.654053)	-2.85899*** (0.668505)
Con_K	-0.51580*** (0.050063)	123.7860 (94.31602)	95.54592 (84.84989)	-0.16927** (0.067817)	-1.43069** (0.621028)	-1.58436** (0.634751)
Con_S	-0.08328 (0.052261)	408.3586*** (98.45217)	382.5851*** (88.57092)	0.383060*** (0.070795)	3.283737*** (0.648301)	3.585362*** (0.662626)
Scale_K	-1.243E-7* (6.972E-8)	0.022797 (0.032881)	0.034466 (0.029581)	-2.5E-8 (9.444E-8)	-1.16E-7 (8.648E-7)	-2.34E-7 (8.84E-7)
	R <sup>2</sup> = 0.78640 F = 389.34 P<0.0001	R <sup>2</sup> = 0.11005 F = 13.08 P<0.0001	R <sup>2</sup> = 0.10701 F = 12.67 P<0.0001	R <sup>2</sup> = 0.09243 F = 10.77 P<0.0001	R <sup>2</sup> = 0.08896 F = 10.33 P<0.0001	R <sup>2</sup> = 0.0923 F = 14.37 P<0.0001

## 四、结论

我们根据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用实证结果揭示了,在中国,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对国有资产的控制,对产业实施控制与保护,在背后是存在着巨大的物质利益的:哪里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高,则政府就有动力对该产业实施控制。这是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

由于普查资料中涵盖的法人单位主要是属地方政府管辖的,因此,本项研究的结论事实上揭示了地方政府实行保护与控制政策的动因。

地方政府对产业实行控制,对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与商品市场实行控制与保护,其对要素市场的负面作用是显著的,它实质上阻止了外资与私人资本的进入,这会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

然而,对国有企业与国有控股企业本身而言,地方政府的控制与保护政策的效应是复杂的,二重的,既有负面作用,也有正面作用。从效率的角度看,加强政府对产业的控制与保护,会降低在位国家垄断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单位资本的平均产值;然而,政府在产品市场上的控制与干预,又会对在位企业施加正向的福利效应。如何把握国有资产的控制程度?如何把握政府对当地产业的保护程度?实质上是一个对上述正负两方面效应加以权衡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只涉及资本控制权上政府的保护及其效应,而没有对地区贸易本身展开分析,这是本文的局限。我们会在以后的研究中对市场交易过程中政府保护的效应再展开分析,本文只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开端。

### 参考文献:

Bai, C.E., Du, Y.J., Tao, Z.G., Tong, Y.T., 2003,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es, forthcoming.

Naughton, B., 1999, How Much 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Do to Unify China's Markets?, Paper for conference on policy reform in China.

Young, A., 1999,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